

大地怒吼

岡察尔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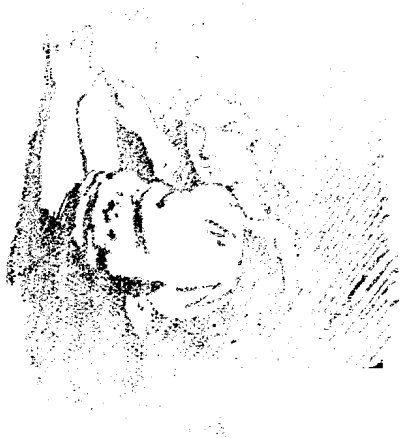
范霞译



大地怒吼

[苏] 岡察尔 著

范 霞 译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7 •

Олесь Гончар

Земля Гудит

根据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53 年版本译出

大 地 怒 吼

〔苏〕岡察尔著

范 霞 译

*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11号

上海华文印刷局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

*

书号 1553

开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张 7 1/2 插页 2 字数 156,000

• 1957年12月第1版

195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定价(6) 0.75元

关于“大地怒吼”

苏联作家岡察尔在卫国战争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大学生，当时他走出了課堂，踏上了反对法西斯奴役、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神圣战場。战后复員，他又进了大学繼續学习，一九四六年毕业。紅軍的战斗生活使他經受了血与火的洗礼，鍛煉得更加坚强、勇敢。他不但荣膺紅旗勋章，而且从此拿起了笔，获得了輝煌的成就，写出了著名的小說。

他的作品虽然不多，但長篇旗手三部曲和短篇永不掉队却是我国广大讀者所熟悉和喜爱的。这个中篇大地怒吼，写于一九四七年。作者通过人物和故事表达出来的苏联人民为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而英勇奋斗的激情，是那么扣人心弦而富于教育意义，曾經使我在譯完初稿的时候，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現在，我把譯稿再度修飾完毕，全国各地正在洶涌着偉大的反右派斗争的浪潮，每一个要求前进的人都在这富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上着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的一課；在这时候，我們的偉大兄弟友邦——苏联和它的人民如何保卫社会主义果实的故事，使我格外喜爱了。

大地怒吼結構謹严，文笔清丽，以作者的故乡波尔塔瓦及其附近的国营农場工人、游击队、战俘和市民的反对奴役制度的斗争的鮮明画面为背景，描写了以哈尔科夫大学天文系女学生、共

青团員蓮蓮·烏比沃夫克為中心的一群波爾塔瓦青年，在這被德寇占領的城市中開展對敵地下鬥爭的英雄故事。背景遼闊，與人物、故事血肉相連，使作品充滿了蘇聯人民團結一致反抗敵人的動人氣氛。故事並不複雜，它清洌得象一泓溪水，自然地潺潺流去。最重要的，是人物具有鮮明的不同性格，作者不僅写出了他們的行動，也写出了一定的思想感情。

中心人物蓮蓮，是一個容貌美麗、端正，性情溫柔、沉靜的姑娘，雖然还被她的母親當作小女孩看待，她也象小女孩一樣在感情澎湃的時候，還需要母親的双手的爱撫；但她是黨教育出來的共青團員，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成長的優秀青年，她有堅強的意志，有反對奴役制度的勢不兩立的決絕態度，有保衛社會主義制度、保衛人民的高度責任心。她把心愛的東西——列寧、斯大林象、少先隊員紅領巾、一些政治書籍等，裝入箱子，埋進地里後，她仿佛覺得一切都失掉了。在被占領的故鄉城市，地下工作還沒有開展的時候，她的心一刻也得不到寧靜，她對謝辽沙·伊列夫斯基的母親說：“奧麗亞嬌嬌，我不知道怎麼的覺得很不好受。好象我對每一個人都犯了什麼罪。好象到處都在責備我。似乎人家都在問我，他們說，你這年青而健康的姑娘，我們教育了你，培養了你，而你現在竟這麼心安理得地在大街上走着……”到地下工作開展以後，她才覺得能夠走在人們面前而問心無愧。她充滿着愛國主義的激情，在黨的領導下，和同志們一道進行着艱苦的地下鬥爭，她們宣誓：血債要用血來還，一條命抵一條命！她生活一天，要生活得象個人。她隨時隨刻都記着歌德的名詩：損失財產——損失無幾，損失名譽——損失至巨，喪失勇氣——喪失一切，與其如此——毋寧死去。她最初拒絕故意改穿破爛的

衣服上街，她最后在最黑暗的法西斯牢房里还要弄得那么清洁整齐。但是，正象她的同志们感到的，在学校里他们没有读过关于地下工作的功课，他们年轻，缺乏斗争经验，不可能不犯错误。由于对一个他们从军事俘虏营诊疗所里营救出来的女护士的恶劣品质，缺乏深刻的认识，她和同志们深信不疑地派她担任了通过敌人封锁线、与游击队联系的重要任务，终于被出卖了。一看出出狱的希望已经没有了，莲莲就镇定地准备牺牲。她在狱中写给她父亲的信中，这样写着：

“从这里，从法西斯大本营里，我更加看清了一切是多么卑鄙齷齪，极端野蛮粗暴。我幸而能尽量忠诚地将自己的一份力量贡献给要把人民从这种野蛮的制度下解放出来的事业，我们做得不多，但是为了我们人民的幸福，为了我们的祖国，我们真的渴望做得更多一些。我们活着对祖国是忠实的，我们也将死得忠实。”又说：“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的荣誉，就是我们对于祖国、对党的忠诚（是党教育我们成为这样的人）。”

她的性格异常坚强。当她奉命去打信号手枪，指引苏联飞机投弹轰炸德寇时，她表现了大无畏的精神，表现了忘我的牺牲决心。“她当时觉得心里少有的轻松，她一点也不后悔。要是她能够使炸弹加强百倍的破坏力，那末她还是会这么做的。”她受审的一幕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德寇用新的残酷方法审问，把她推到墙边，然后在她脑袋四周打枪。但是她仍然泰然自若，她对同志们说：“可是我不作声。打在肩膀旁边——我不作声，打得下一些——我不作声……都打遍了，直打到脚边。”她的性格的坚强还表现在另一方面，她对待爱情也是如此。她告诉母

亲：“这就是我发的誓……自己对自己发的……其实呢是我检查我自己的爱……我对自己说，我要将手放在赤热的熨斗上直放到我不慌不忙地说三遍：‘我过去爱他，现在爱他，将来也爱他’……”瞧，这是多么突出的性格呵！

这样的蓮蓮，肉体可以被消灭，精神是永远不死的！她至死并没有放弃生活的信念，她要活，她要真正的人的生活，唯其如此，她才需要与敌人作殊死的斗争。她渴望生活，但却宁死不屈！

除了蓮蓮以外，列昂尼特、谢辽沙、波利斯、瓦林金、沙彼加等几个人物，也给人以程度不一的印象。

列昂尼特是一个被波尔塔瓦的老妈妈们从死神手里救出来的坦克手，他生性有些粗鲁，有时也还幼稚，但他作战勇敢，斗志坚决，他热爱自己的坦克，热爱坦克部队的同志们。他憎恨敌人，恨不得见到敌人就把他一枪打死。他被烧伤、震聋以后，一醒过来就不断地问：“我那坦克上的人在哪里？”我仿佛听到了他这急切的声音。平日，他爱唱：“农妇们给我吃面包，小伙子拿出烟草。”可见他跟老百姓的水乳交融的关系。他身体结实，受伤以后很快就复元了。当他被捕以后给枪决的时候，他就是在最后关头也还顽强地抱着生的希望，血淋淋地爬了起来拼命逃跑，他要活，要为了斗争而活！这是从他一贯的行动中看得出来的。

谢辽沙是一个最年青、最瘦弱的大学生，他起初渴望自由，渴望光明；他要离开占领区，逃避现实，奔向辽阔自由的祖国心脏。他爱写诗，他感情丰富，他爱得深，他也恨得透。他被派往国营农场去散发传单，跟地下省委书记和他领导的游击队联络时，他所表现的内心世界，是十分令人感动的。他孩子气，缺乏经

驗，但他的爱国主义感情十分强烈，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十分坚定，正象后来在獄中所表現的一样，“他那孱弱的身体里面蘊藏着多么崇高的精神力量，謝尔盖好象一下子成長壯大了。”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完整的性格，这是一个多么可爱，而又多么可敬的大孩子呵！当他母亲到監獄里去看他时，他說：“媽媽……首先需要的是人的光荣！”当蓮蓮他們决定設法营救他出獄，为他辯护时，他气得什么似的，他說：“你們干嗎誣蔑我？”他气得几乎哭出来。为了保卫社会主义事业，他那骨瘦如柴的身子挺住了任何刑罰，他面无愧色地为祖国献出了年青的生命。“生命給予人只有一次”，但是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生命也可以牺牲。

波利斯是一个嗓音嘹亮的青年学生，他功課好，是个优等生。他爱吵吵嚷嚷，吵得华丽亞姨母都討厭起来。但他爱祖国、恨敌人，他因此可以安安靜靜地在深更半夜里帮助瓦林金安装无线电收音机。裝好以后，特地一清早送情报給蓮蓮，遇到了伪警察，虽然心里有点慌張，終于克制了自己，做到泰然自若。他跟瓦林金的友情是十分深远的，他們自小要好，小时候兩個人一起踩了高跷去吓花园里的一对对恋人，大起来他們一同参加了地下組織，在蓮蓮领导下跟法西斯匪徒作艰苦的斗争。

瓦林金是一个身材魁梧、头頂天花板的高个子青年，他說起話来一碰就臉紅耳赤，他总認為自己講的話不切題、不合时宜。他被捕以后，看見了亲人，不願意表示温情；他去受审，不願意跟同志們握手，因为他說他挺得住敲打，不会死于非命的。这个小伙子对技术得天独厚，爱技术爱到忘我的程度，他未进大学，做了艺徒。但他單講技术，不問政治嗎？不，绝对不！他曾經对波利斯說：“我摆好隔电器，好象有人拉拉我的衣襟，說：‘你倒想一

想，这盏灯给哪个装的？”……連变压器和电纜这一切都立刻使我觉得讨厌起来。”他是这么坚决地拒絕用他的技术来为敌人服务的。但是他們的組織不屈服的波尔塔瓦人需要有一架无线电收音机，他是多么热情地收集零件，按裝配置呵！他說：“材料！……只要有最重要的材料——双肩上的腦袋和內心的願望——就行了。”看他这颗为斗争服务的鮮紅的心！

沙彼加是一个預备黨員。他外表阴沉，內心也同样热情。尽管他好表現，有点自高自大，但是他仍然不失为一个好同志。他被俘以后坚强不屈，他受不了侮辱，终于扭住了那个押送兵一同跳下火車，押送兵很快死了，他却活了下来，穿上了德寇的軍衣，回到了故乡城市波尔塔瓦，参加了地下工作。

作者圖察尔着重描写了这些优秀的青年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仍然对祖国无比忠誠；描写了同志們的大公无私精神。他們一致贊成爲謝辽沙辯护，設法保全他的生命，繼承大家的事業，跟游击队接上关系，燃燒起燎原之火。他們沒有想到自己，他們热烈地討論着如何为謝辽沙辯护，倒好象在討論如何营救他們自己。

小說按照现实发展的規律，暗示了蓮蓮他們虽然牺牲了，但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仍將不断强大起来。蓮蓮的父亲康斯坦丁·格里戈利耶維奇，在蓮蓮給枪决以后，就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有病的妻子，跟維賽洛夫斯基到森林里去了，他將为游击队員們治病，他將不辜負蓮蓮的遺志，为祖国、为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更英勇地奋斗！那个潑辣、頑强的农場姑娘瑪麗卡不肯留在蓮蓮家里，她不願意过安靜的日子，她也参加了游击队。是她举着大旗，举着那坦克团的团旗，迎接了解放波尔塔瓦的紅軍。

战争胜利了，胜利永远都是在真理一方面，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活着的人，永远不会忘记你们，不会忘记你们用血和肉捍卫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祖国，捍卫了世界共产主义事业！

有一些人不是在企图否定苏联文学的伟大成就，否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否定文学的教育作用吗？一小撮人的妄图否定，怎么能够挡住现实的无情发展？！苏联文学作品的读者一定会越来越广大，苏联文学作品给予读者的教育必然越来越深远，不仅在我国，而且在全世界！

譯 者 1957.8.16

第一部





波尔塔瓦上面籠罩着一片晴朗的初秋天空。

眼睛所能看到的地方，蔚藍的天空中繚繞着无数雪白的一絲一絲的东西，一忽儿平穩地降下来，一忽儿又升上了晶瑩澄清的太空。有一些飞得很快，有一些飞得慢些，飞得慢的剎那間停了下来，好似正在犹豫不决，而后又显出高貴尊嚴的安詳态度移向前去。屋頂后面，深藍色的天幕上又飞来另一些一絲一絲的东西，都飄浮着，飄浮着，无边无际……仿佛天边什么地方刮起了可怖的风暴，风暴撕碎了许多巨大的白帆，有一些炫耀夺目的絲綫和遙远的雷雨的閃閃发光的雨絲，从白帆上飞到了这里。

許多尊伪裝好的高射炮小心地隱蔽在市立公园中，軍隊和軋軋作声的坦克在嘈杂的街道上向西行进着，一長列撤退下来的輜重車迎着他們开来。牲口嗥叫着，孩子哭号着。靜止不动的城市有无数扇貼滿十字紙条的玻璃窗，它們瞪視着惊悸不安的螞蟻般的人群。

康斯坦丁·格里戈利耶維奇·烏比沃夫克坐在省党委会附近靜悄悄的街心花园中，阴郁地傾听着惊慌不安的嘈杂声，时不时地一会儿瞧一瞧表，一会儿瞧一瞧省委的大門。蓮蓮①还没有出来。她順路弯到省委去的时候，請父亲在这儿貼滿发黄的报纸的玻璃橱窗旁等她，这一等已經过了两个小时了……

“現在讀一讀報吧，爸爸。我不會耽久的……”

在這時候，在炎熱的晴空中布滿了密密麻麻的一絲一絲的銀色東西的時候，康斯坦丁·格里戈利耶維奇看遍了附近的一切：看遍了貼在櫥窗上的報紙，也看遍了顯眼地標着本省許多先進集體農莊的稱名的巨大光榮榜。如今這些農莊中有幾個已經給敵寇佔領了。“這會兒那兒出了什麼事？法西斯匪徒折磨着、蹂躪着我們的同胞……”康斯坦丁·格里戈利耶維奇嘆了一口氣，陷入了沉思。

不斷地流傳着謠言，說敵寇離開波爾塔瓦已經很近了。但是這哪兒又算得是謠言呢，從昨天起，整塊西方的土地都隆隆地轟响着，怒吼着。

康斯坦丁·格里戈利耶維奇的家今天整理好了家私雜物，準備動身上路。妻病了，要趕緊走，要扶着她。但是蓮蓮還是不來……她干嗎耽得這麼久呢？

真的，來客很多，省委的門幾乎老是敞開着的。牽心挂腹的人們一直在跑來跑去，一些人進去了，另一些人出來了，他們露出一本正經的、嚴肅的神色匆忙趕到什麼地方去。也許，那兒要開什麼會議。這兒既看不出驚惶失措的樣子，也看不出慌亂的神情。那些人好像是鐵路修理廠里的工人，而這一些看來是從外地來的區委委員同志和集體農莊主席……瞧，這兩個女人夾了公文皮包，大概是鄉村女教師，那又是一群青年，又是一個抱了嬰兒的女人……一天有多少人來訪問啊！周圍的一切翻滾沸騰，而省委仍然工作得有計劃、有把握，好象英明、老練的司

① 蓮蓮是叶蓮娜·烏比沃夫克的愛稱，人們總是習慣地叫她“蓮蓮”。

令部。

今天蓮蓮好象是一个怪人，她一直低着头沉思默想，不愿意告诉父亲是谁叫她来的，为了什么叫她来的。她在那儿有些什么事啊？她在什么人那儿有可能耽得这么久呢？跟那些姑娘们告别也用不着这么多时间啊！

太阳已经快落下西山了，省委的许多窗口都辉映着亮堂堂的红光。康斯坦丁·格里戈利耶维奇瞥了一眼楼房，竭力揣摩着现在太阳透过了哪一扇窗射在他的蓮蓮身上。

蓮蓮这时候坐在省委书记斯捷潘·费陀罗维奇·康特拉金科的办公室里。办公室给夕阳斜斜的光辉映得满室通红。

谈话快要结束了。

“……蓮蓮同志，这就是交给你的初期的党的任务，”省委书记说，没有从姑娘身上移开他全神贯注的、洞察秋毫的眼睛。“你是对付得了他们的，我们没有怀疑。”

“谢谢您的信任，斯捷潘·费陀罗维奇，我觉得对付得了的。”

“以后的指示由我们的联络员带给你，明白吗？”

“明白。”

省委书记从桌旁站起来。蓮蓮也站了起来，等候允许她离开。她信赖地、热情地瞧着她的领导者和导师。书记个子不高、肩膀宽阔，穿了一套军衣。他走向窗口，沉思了一会，安详地谛听着前边遥远的、几乎听不见的轰鸣声。

“听见吗，蓮蓮？”

“听见的，斯捷潘·费陀罗维奇。”

“战线已经在我們省里了……但是他们不会是为这儿的主人！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們布尔什维克，我們苏联人民才是

主人。”

省委書記握紧了拳头支在窗台上。由于他的結实的、晒满了太阳的身形和坚决而剛毅的臉龐洋溢着这样的自信和力量，蓮蓮覺得跟他站在一起，她自己也結实起来了，將他的强大的力量攝取过来了。

“我知道，烏比沃夫克同志，当周圍我們的人在自由自在地走来走去，当你的父亲坐在街心花园中还在讀苏联报纸，法西斯匪徒拘捕不到他……当周圍的一切都是自由的、坦然的，我們的苏維埃生活还没有轉入地下的时候，我們在这里已經談到了这些事情，你听到聯絡員、接头地点、秘密活动这些字眼，是听不慣的……对不对，听不慣的？”

姑娘露出惊讶的神色，她那炯炯发光的眼睛扫了他一眼：

“您好象知道我的心思……我听不慣……”

“要听得慣，蓮蓮。我們的路上將有許多困难，情况將會很严重，严重得你甚至想象不出……別忘了，侵略我們的敌人是老練、阴險而又狡詐的。”

“斯捷潘·費陀羅維奇，我到您这儿来，一切都斟酌过了，我知道自己的能力。我知道为了我們祖国的幸福，我將忍受一切：忍受痛苦，忍受折磨，甚至牺牲生命！……”

“要准备忍受这一切，可是應該想到胜利，我們的目的是爭取最后的胜利。这是党的号召，領袖的号召。在最困难的时刻里，在最复杂的情况下，你要想到他們，想到我們偉大的导师！”斯捷潘·費陀羅維奇伸手指指列宁和斯大林的象片。“他們鼓舞你，給你力量，告訴你正确的決定。”

“我会想到的，会記住的，我將为人民而活着。”

……蓮蓮从省委出来时，父亲明白有什么事情了。女儿走得那么自信、驕傲，甚至非常庄严。当然，康斯坦丁·格里戈利耶維奇不知道，现在接待蓮蓮的，不單是省委書記，而且还是地下省委書記。

“怎么耽得这么久？”康斯坦丁·格里戈利耶維奇問道，“我在这段时间里已經能把光荣榜背出来了。”

蓮蓮莞尔一笑，挽住了父亲的膀子。

“別生气，好爸爸……”

“快点走，要去整理东西哩！”

蓮蓮紧抱住父亲的肩膀說：

“我帮你們去整理东西，还要送你們走，但是我自己……要留在这里。”

“什——么？”父亲惊惶起来，“你胡說些什么？”

“我什么地方也不去，我要留在这里。”

康斯坦丁·格里戈利耶維奇瞧了一眼女儿，女儿好象一下子成長起来了。他明白她的話是不可改变的，不应当再多談这件事了。

波尔塔瓦熊熊地燃燒着。

烟渣象黑色的露珠一般落在公园里的树叶上。为了紀念彼得大帝获得的胜利^①筑在高高的方形尖頂石塔上的金鷹，給烟渣塗得暗淡无光。苏联的炮兵連已經在基輔車站那一个区域中